

Interdit

aux

Chinois

et

aux

chiens

后浪

roman

François Gibault

去他的戒律

法 | 弗朗索瓦·齐博 著

沈志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lit aux Chinois et aux chiens

去他的戒律

[法] 弗朗索瓦·齐博 (François Gibault) 著 沈志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他的戒律 / (法) 弗朗索瓦·齐博著 ; 沈志明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2

ISBN 978-7-5502-9056-3

I. ①去… II. ①弗… ②沈… III. ①自传体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2295号

Interdit aux Chinois et aux chiens de François Gibault.

Copyright © Éditions de la Table Ronde, 199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Ginkgo(Beijing) Book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去他的戒律

作 者: [法] 弗朗索瓦·齐博

译 者: 沈志明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夏应鹏

特约编辑: 黄杏莹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张静涵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68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5印张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056-3

定价: 36.0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目 录

作者致中国读者 弗朗索瓦·齐博 1

译者推介 沈志明 3

代序：一部“准小说”式的“反精神自传” 柳鸣九 7

告读者 弗朗索瓦·齐博 19

代跋：文化差异引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标题风波 柳鸣九 145

作者致中国读者^①

弗朗索瓦·齐博

我痛恨禁忌，痛恨排斥，痛恨设障，痛恨各种宗派和不能容忍异己。我1976年第一次访华时在上海得知，从前外国租界一座公园的入口处有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义愤填膺。其时心想，这倒是一本书的好标题，但不得不等上二十年才如愿以偿。为此，谨请不要从字面上理解这个书名，而应当把它视为反抗的表露。这本书是我的秘园，藉此表达对自由的热爱，对独立思考的诉求。这本薄薄的“出气小说”，经友人沈志明君的出色翻译，现有了中文版，特此祝愿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光临本人的这座秘园，并望他们能够喜欢。也借此机会表达我不仅对中国文明和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而且对中国人民深怀敬意：中国人民在尊重自己几千年传统的同时，勇敢地以自己的方式开创着21世纪。

^① 《去他的戒律》原载《世界文学》1999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263期。

译者推介

沈志明

弗朗索瓦·齐博 (François Gibault, 1932—) 出生于巴黎大资产阶级家庭, 20岁报考政治学院, 落第后攻读法律成功, 24岁担任上诉法庭律师, 至今已有四十多年^①。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多次担当震撼法国、北非乃至非洲大陆特大案件被告的辩护律师, 辩护对象中有罪恶昭彰的民族主义者、独立运动分子、恐怖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

齐博从思想到气质包括社会地位、政治倾向、行事作风和生活习惯都属右派, 但事事处处都掩饰不住对受压者、反叛者、革命者、殉道者的同情。从职业角度看, 无论替受害者还是替犯罪者辩护, 他几乎都是成功的, 早已成为一流的大律师。

这位不苟言笑的律师同时还具有一颗艺术家的心灵。他从小喜爱想象, 喜欢文学艺术, 包括小说、诗歌、舞蹈、音乐、歌剧、绘画, 甚至是小有名气的绘画收藏家。如今他拥有“塞

^① 如今再版, 应为六十年。

利纳研究学会”主席等七八项文化社团的荣誉头衔，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名佼佼者。

齐博1962年在小说家塞利纳逝世一周年活动中结识塞利纳遗孀、舞蹈家吕赛特。从此他逐渐成为塞利纳专家和保护者。自从接管塞利纳档案和担任其遗嘱执行人，他为塞利纳做了许多好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出版了《塞利纳传》（三卷本）。二十年后的今天^①没有人怀疑这部传记的权威性和文学性。

虽然他的文学才华已充分显露，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在65岁发表第一部小说《去他的戒律》（原文Interdit aux Chinois et aux chiens，直译应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叙述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的童年情感历程：战前，德军入侵，逃难，解放等。应当强调指出，这不是自传，而是百分之百的小说，但作者的心灵投影处处可见。就是说，这位遐迩闻名的大律师和社会名流终于找到一种方式来泄露他的“内心秘园”，终于把六七十年压抑于心灵深处见不得人的情感发泄出来。确实，小说字里行间洋溢

① 应为四十年后的今天。

着出这口恶气的愉悦，故而作者称他的作品为“出气小说”。

本小说1997年在圆桌出版社出版后，法国各大报刊反应良好，大力推荐。俄罗斯立即翻译出版，文学评论界一片赞扬声。也许咱们中国读者还不太习惯这类小说，但作为了解当代法国小说动态不妨一读。

1997年深秋于巴黎

代序：一部“准小说”式的“反精神自传”

柳鸣九

弗朗索瓦·齐博先生，我有幸与他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我1988年访问巴黎时，在塞利纳故居的一次聚会上。这位闻名全法国的大律师，作为法国塞利纳研究学会会长、《塞利纳传》的作者兼塞利纳遗嘱的执行人，当然格外引人注目，我在《塞利纳的“城堡”与“圆桌骑士”》^①一文中，曾记述了对他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他恐怕要算是塞利纳的“圆桌骑士”中最重要的一位了。在那次聚会后，承他赠送了三大卷的《塞利纳传》，我大长了有关塞利纳的知识，后来，我约请老友沈志明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编选一本《塞利

① 请见拙著《巴黎名士印象记》第217~229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纳精选集》，又承齐博先生慨然答应帮助解决有关选题的版权，我们多少也要算是老朋友了。

不久前，齐博先生又把他所写的第一本“小说”《去他的戒律》送给我，此书已由志明君译成中文，他们两位都希望我对这部作品做点评论。我早已领略过齐博先生丰厚的学识与洗练的文笔，新作一定开卷有益，何况还是老朋友的作品。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齐博先生与译者都把这部作品称之为“小说”，他们的这一归类当然值得尊重。然而，应该考虑到，任何作家在对自己的创作成果进行归类的时候，无不都要受到文学类型截然划定性的限制，而对于接受美学的观念与方式已经相当普遍化的时代里的读者与评论者来说，正如在对作品意蕴与含义的理解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性，甚至随意性一样，在对作品形式的划定上，当然也享有相对较大的自由。何况20世纪，在边缘学科纷纷出现的时候，文学中的边缘形式、边缘类别也已不鲜见了，仅以法国当代经典作家杜拉斯一人而言，她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可以说是自传性的小说，《情人》则是小说

式的自传，她的《长别离》是典型的电影小说，而她的《广岛之恋》则是内心歌吟式的电影……鉴于以上情况，当我一口气读完齐博先生的新作之后，我首先想说的是，齐博先生的这部作品，似乎是小说，似乎又不完全是小说。

从作品最表层的部分文本来看，它第一个大字就是“我”，这“我”大概要算是文学中最具有多种外衣，最叫人迷惑、捉摸不定的东西了：在卢梭的《忏悔录》里，是写作者原原本本的自我；在贡斯当的《阿道尔夫》、拉迪盖的《魔鬼附身》、巴赞的《毒蛇在握》里，是“叙述上帝”一定程度的真实投影，是自我或多或少的显现；在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萨特的《艾罗斯特拉特》、莫狄亚诺的《魔圈》与《暗店街》中，则是叙述上帝所制作出来的“皮影”“木偶”“蜡人”……在第一类自传作品与第三类自叙式小说中，事情都比较简单，而第二类自传性的小说里，事情却不那么单纯了，在这里，真真假假、实实虚虚的程度是很不容易说清楚的，即使做了一番艰苦的历史探秘。至于要把真与伪、虚与实的比例鉴定出来，那更是“难如上青天”了。那么，齐博先生的这部作品是属于哪一类呢？

在《告读者》中，齐博先生告诫读者“甬想来此寻找切身经历的回忆、真实可靠的信念和真切实在的情感”。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作者告读者之类的文字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尤其对法国作家而言，更是如此。有时，它是某种精辟隽永的哲理或艺术的宣言；有时，它是某种起掩护作用的烟幕；有时，它是某种玩世不恭的戏言；有时，它是展示潇洒风度的辞令。总而言之，也要算是一种艺术，是作者智慧与风格的牛刀小试。果然，在齐博先生上述告诫之后，就是一行典型的塞利纳风格的话语，一行充满了辛辣味足以使人震惊的自虐式的话语：“这是一盆杂烩，一块又脏又湿的地盘……是一些词语，混账的词语……”对天马行空的叙述上帝而言，正戏上场之前，加一点儿“锣鼓”有助于效果；对技艺高超的厨师来说，正餐开始之前上一点儿开胃酒能引起食欲。齐博先生很是在行。

真正能显示意义，说明问题的，是文本，作品的文本。

如果我们不说这部作品有前后两大截然不同的板块的话，至少可说有两种不同的成分：一种成分是主观倾泻的成分，

一种是客观叙事的成分；一种为空灵虚若，一种为实实在在。前一种主要集中于作品的前一部分，后者则主要集中于后一部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品的前一部分，相当充分地显示了大手笔的气派，它以卢梭《忏悔录》式的坦诚与力量宣泄内心，倾倒肺腑。这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内心独白，这是旁若无人的喃喃自语，这是严酷无情的自我审视，这是深思凝练的自我鉴定，我们暂且不必说这就是作者原我某种程度的展示，即使只不过是手中玩偶的自白，也很具有人性心理真实的力度。本来，像这样强烈而急切的自我宣泄，往往容易在语气上形成急促、零乱与下气不接上气，但这里的倾诉从容不迫，洒脱自如而又凝练精辟，再加上文笔的跳跃性，简直就可以说有点儿散文诗般的风度了。

至于语言格调与语言色彩，则是塞利纳式的，是杂色的。在这里，辛辣的、粗野的、反讽的、夸张的语言随处可见，称自己的食物为“饲料”，骂自己“不是个东西”，说自己从小就有“伪善的外表”，“自我培养欺骗这一我的主要德行”，说自己处事就像“蹚着泥水”，所有这些似乎的确构成了麻辣

烫式的杂烩，然而，有时又不乏优美的文笔：“我的生命之树屹立在村庄上空”，“在我头顶上，美丽的新生云彩随风匆匆而过，这些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云彩明天、长久、永远不会回来了”。其明丽景观与怀恋情愫自给人以清新的感受，何况两种风格的语言互为对照更增添了若干魅力与情趣，雨果不是早就说过吗：“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鲛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①

真正使读者耳目一新、引人思索的还是作品中的这个“我”，他骇世惊俗，使人震撼。这是一个“既像天使又像魔鬼”一样的人，生来就有强旺的生存能力，“不畏疾风，不怕酷暑严寒”，还有一番混世的本能，从原始的优点，惯于“竖耳贴门偷听”，“兴味盎然地窥视”世人，到挺能装傻充愣，不惜“尿裤子”，到善于保持“一本正经”，并修炼到了“欺骗”成为我“主要德行”的程度，他还深谙“浑水摸鱼”，“左右逢源，游戏人间……安然处世”之道，还有“长篇大论，信手走笔”的本领，凭这些本事他得以在世间“高歌独唱”，“攀登许多

^① 请见拙译《雨果文学论文选》第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阶梯”，最后占据了一个高台阶。他显然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有蔑视芸芸众生的狂傲，并以世人特别是手下败将的失败为乐。他在现代生活中是一个善攻能守的角色，全身都是“盔甲”，能做到滴水不漏。

这样一个“我”，有《忏悔录》式的坦诚，有从《吉尔·布拉斯》到《茫茫黑夜漫游》中流浪汉主人公的厚颜、自嘲甚至自虐，有尼采式冷峻无情的超人意识，也有现代人物欲横流中大鳄般的凶猛与狡黠。这个“我”就是这些成分复合而成的，但实在不能说这里写的就是齐博先生之“自我”。因为，在作品里，丝毫也看不出“我”的出生、学历、职业以及若干实在生活，甚至这个“我”不像是真实、具体、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些精神特点的集合。不过，齐博先生这样写，也许正是他自己的一种防身术，读者何尝不可说这个“我”不至于丝毫没有齐博先生本人的若干精神基因，只不过他采取了马尔罗《反回忆录》的做法，把自己的某些精神基因写得虚虚实实，极度夸张，真伪难辨而已。因此，如果有读者要把作品的这一部分视为作者的自我精神概述的话，那最多也只能说它是一部“反精神自传”。